

· 红色经典文库 ·

用一部经典  
致敬一座城……

# 小城春秋

高云览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小城春秋

高云览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春秋 / 高云览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7  
ISBN 978-7-5596-4135-9

I. ①小…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8362号

## 小城春秋

作者: 高云览  
出版监制: 谭燕春 高继书  
选题策划: 厦门外图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樟  
装帧设计: 丁瑶  
封面设计: 吴思萍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厦门市竞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5千字 700毫米×1000毫米 1/32 16.125印张  
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4135-9  
定价: 8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5847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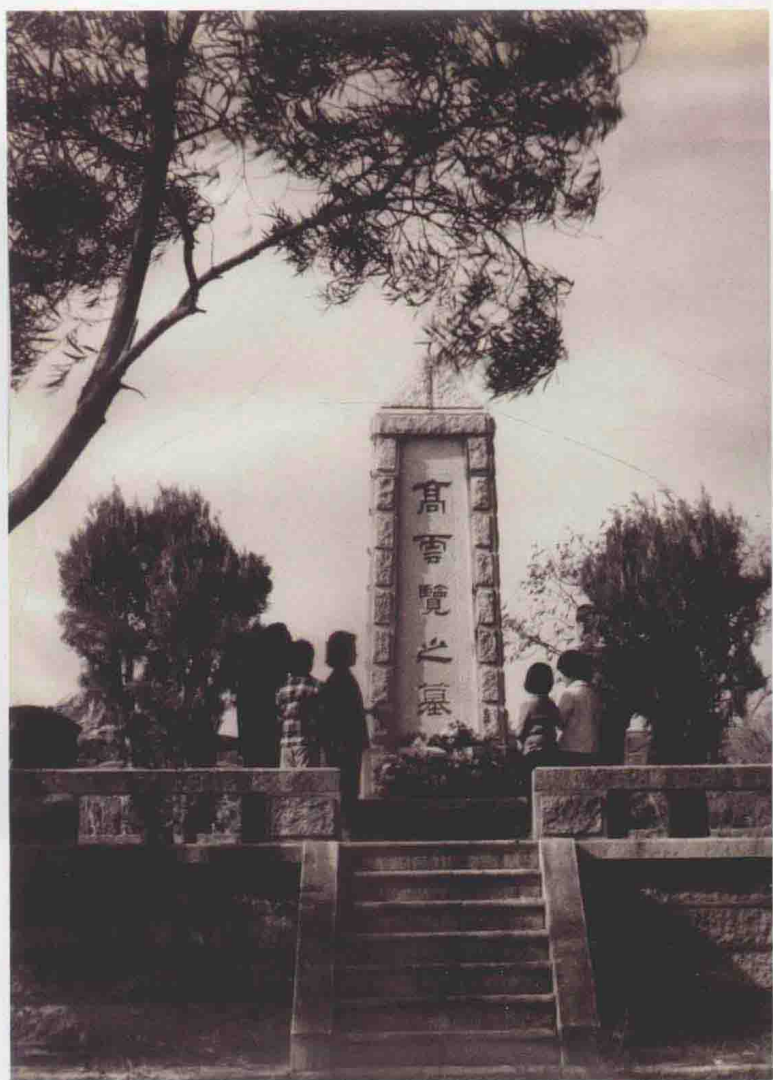
高云览(1910—1956),记者、作家,原籍福建厦门。1926年到上海,就读于同乡会馆开办的免费学校泉漳中学。1927年以后,在厦门和漳州等地当记者和教员。1932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赴南洋地区教书,在马来亚参加“抗敌后援会”和“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重回马来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参与创办《南侨日报》。1950年回国后定居天津。1952年开始,用4年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代表作有《前夜》《春秋劫》《小城春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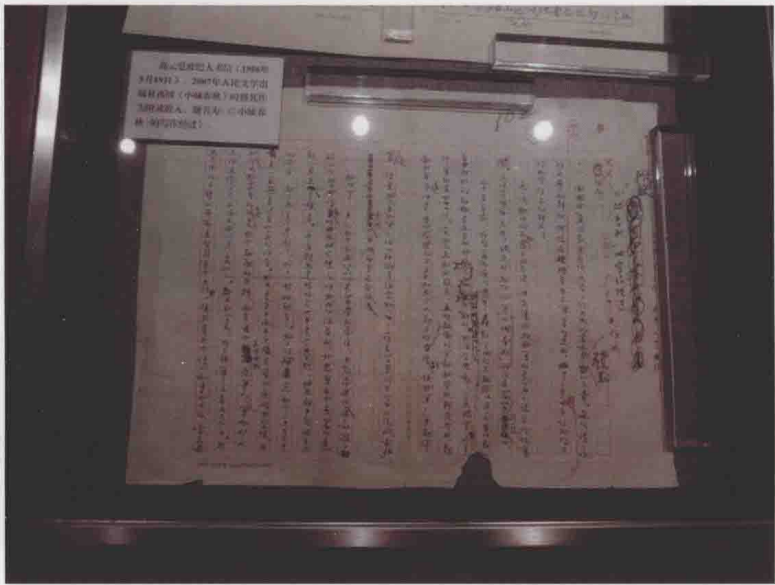
高云览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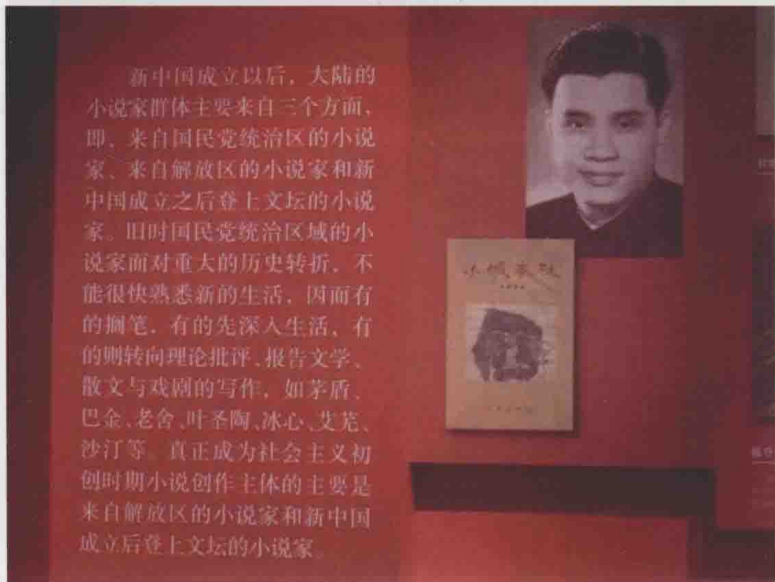
高云览和妻子白碧云



高云览家人在高云览墓前凭吊



高云览手稿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的小说家群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小说家、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登上文坛的小说家。旧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小说家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不能很快熟悉新的生活，因而有的搁笔，有的先深入生活，有的则转向理论批评、报告文学、散文与戏剧的写作，如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艾芜、沙汀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初创时期小说创作主体的主要是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和新中国成立后登上文坛的小说家。



现代文学博物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家，高云览名列前茅（一）



现代文学博物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家，高云览名列前茅（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厦门日报》撰文纪念高云览

## 《小城春秋》再版序

文/俞兆平

当时光之手拨动岁月，那渐之消隐而去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有的会在现今的某一节点上再次闪射出它那特殊的光焰。高云览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即是这样，它将再版了！

对于这样一本在国内已经印刷、出版多次，印数达150万册，且先后译成英、法、俄、日、西班牙等国文字出版的小说，其再版的缘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以高云览先生在1936年10月底，担任“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主席时，他本人演讲的一段话来说明：“我们是把这一位正义的战士，放在大时代的天秤上面，估量他，批判他，冷静地、客观地看他给与这时代到底有多少的意义，多少的利益，多少的重要性。”<sup>①</sup>同样地，我们也应该把高云览先生和他

---

<sup>①</sup> 高迅莹编《高云览选集（上）》书中文章，《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的《小城春秋》放在“时代的天秤”上，估量他的价值与意义。若从这大的时代、历史视角来考察，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先行提出。

其一，《小城春秋》是一段文学性的中共党史。

在理论上，文学与历史是不能揉合的。因为，文学讲究的是想象与虚构，流行世界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一书甚至把“虚构性”作为文学的本质之一；而史学的本质却是真实，是在史实考证基础上的撰述与判断。但作为小说文本而存在的《小城春秋》却融合了二者，以文学的形式记叙了一段珍贵的中共党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原因来自于作者的写作动机：“我的家乡厦门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劫狱。这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劫狱是在当时我们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的。我深受感动，一直想拿这事件写个长篇小说。党派人来和我联系，并把劫狱的全部秘密材料交给我，鼓励我写出来。”<sup>①</sup>他对女儿高迅莹说：“这部小说在我心里悬了20多年，我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不难看出，作者创作的出发点首先是完成多年前党交给的任务。劫狱的全部秘密材料在他手中，烈士的身影“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回忆”，这部小说的写作，已不是单纯的

---

<sup>①</sup> 高云览：《〈小城春秋〉的写作经过》，见《小城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文学创作了，而是对一个革命者的忠诚的考验。

由此，对历史真实的尊重超过了小说艺术的虚构要求，中共党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小说以主要人物剑平被捕入狱后的视角，写出牢狱环境的阴森与恶劣：“小黑牢像个兽橱，一面是木栅，三面是矮墙，黑得如同在地窖里。墙壁潮得发黏，墙脚满是看不见的苔藓和蚂蚁。一股类似牲畜的恶臭，混合着强烈的尿味和霉腐味，冲得他脑涨。”在这里，剑平和他的同志们经受了灌辣椒水、压杠子、吊秋千、竹签刺指甲心等种种酷刑，但他们忠贞不渝，宁死不屈，顶住了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

像小说中四敏这一人物形象，其原型即是引导作者高云览走上革命道路的泉漳中学的陈三民老师，他留苏回来，在厦门开展秘密工作，不幸被捕而英勇就义。虽然在小说中对他的死有了艺术整合，使他的牺牲更为壮烈。他因伤势过重，为着不拖累战友，借口支开剑平，翻身滚入暗夜中的茫茫大海。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显示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格与信念。

1930年5月25日，这场由中共福建省委精心组织、实施的厦门武装劫狱行动，以营救出了40余名我党同志，我方无一伤亡而收局。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震动了国内，甚至传到了海外，为中共党史写下了史诗性的光辉的一章。高云览先生以他对党的信仰，

以他的笔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再现了历史的原貌。党的历史在小说的审美创造中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存在，小说的艺术创造也在党史事件中获得意义与价值。《小城春秋》首先就是以它“文学性的中共党史”这一特质，再度引发后人的重视，因为在今天要培养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一代新人，这种形象性的、有血有肉的党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

其二，《小城春秋》为厦门城市文化史留下可贵的一页。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逝去的时间与空间日益重视。各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以及历史文物、大师名人等资料、实物，加强了收集、整理的工作，并以文字、图像、塑像等形式凝定下来。

《小城春秋》的作者在创作中，不经意地也为今天厦门城市文化史，留下了20世纪30年代一幅幅富有地域色彩的画面。

高云览1910年出生于厦门桥亭街，到1937年底前往新加坡，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少年时光都在厦门度过。作为厦门本土作家，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风物人情自然了如指掌、一往情深，所以他在小说的情节演进、人物塑造时，所纳入的环境描写，往往如画般鲜明、生动。

小说开篇，就展开了同安乡里何族和李族之间宗族械斗的场景：“何族的乡镇流行鼠疫，死了不少

人，迁怒到李族新建的祠堂，说它伤了何族祖宅的龙脉。两族的头子都是世袭的地主豪绅，利用乡民迷信风水，故意扩大纠纷，挑起械斗。”恶斗中，何剑平的父亲何大赐被李悦的父亲李木一刀砍死，李木因此逃离家乡，到了厦门岛，又被骗卖到南洋当猪仔、做苦工。这是历史，是当年最具闽南地方特色的宗族峙立的社会状况；但它又是文化，因为作为历史事件的宗族械斗，凝定了当年民众的特定心理和社会现象。这一切，都在作者的笔下得以准确地再现。

又如，台风到来，“这一天，天才黑，对面鼓浪屿升旗山上已经挂起了风信球。渔村里，渔船还没有回来的人家，烧香、烧烛、烧纸、拜天、拜地、拜海龙王爷，一片愁惨。入夜，天空像劈裂开了，暴雨从裂口直泻，台风每小时以二十六里的速度，袭击这海岛”。作者亲历亲见，文笔承接地气，台风来临时的境况历历在目，特别是渔民家人拜天、拜海的哭祷，更是揪动人们的心弦。

类似这样的富有地方色调的画面，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它们为今天的人们描绘出已经逝去了的厦门地方风物人情，是不可多得的厦门文化史的资料。厦门作为最早的“五口通商”的海岸港口城市，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特殊的文化景观，像小说中写到的码头工人、渔村民众、流浪汉、强盗、小偷、妓女，和爱国青年、文化群体、先锋艺术家，以及地痞流氓、

日籍浪人、警察看守、特务侦缉队等，这些由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政治力量所组合成特定的文化景观，都应引起今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重视。

下面，我们进入对《小城春秋》艺术成就的评析。

小说出版于1956年12月，立时风行全国，第一版印数即达10万册。1959年，冯牧发表《新时代生活的画卷》一文，对它作了较高的评价：“《小城春秋》与《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挚地、精确地、巧妙地表现出来。”<sup>①</sup>北有《青春之歌》，南有《小城春秋》，双璧齐辉，巧合遥符，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创作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99年，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及：“《青春之歌》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在当代，类似的长篇还有高云览（1910—1956）的《小城春秋》。《小城春秋》描述的是发生在30年代初厦门的革命活动。”<sup>②</sup>在20世纪末

---

① 冯牧：《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合刊。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的回顾中再次肯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99年，由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则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视角，对它做出更深入的评价：“《小城春秋》就‘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及人物布局来说，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在知识分子的个性刻画方面，要比再版的《青春之歌》少一些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的侵扰及制导。”<sup>①</sup>评论者认为，原因在于作者是20世纪50年代才回国的进步作家的缘故，所以在创作中较少受到框限。

能发现这一点是对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作家的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的自觉性在起作用。高云览是把《小城春秋》作为党交给他的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但他又是一位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作家，他在探索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力求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寻求到最佳的结合点。他深知文学是写人的，要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自然，今天我要写的已经不是那个劫狱的史料，而是通过这些史料来写人，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而活在我心灵里的人。”<sup>②</sup>他认为，

---

① 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② 高云览：《〈小城春秋〉的写作经过》，《小城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写小说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特征，表现其思想和内心世界。这一创作观念在强化“艺术工具论”的20世纪50年代是颇为超前的。若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的角度来观察，钱谷融先生震动学界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在1957年才提出的，而高云览先生则以一位作家的学养与敏感，早一年就明确地标示出来，并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之，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这一领悟，多来自中外文学经典传统的熏陶。他在天津生活时的友人龚家宝回忆道：“云览对中国文学典籍下过苦功，最爱读的是《左传》《史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每次晤面，聊起书中人物，他立即眉飞色舞，大声赞颂，甚至手舞足蹈起来，足见其向往之深。”<sup>①</sup>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如吴七，就有着张飞、李逵的投影。他崇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有次论及果戈里，他激动地喊道：“他的文字锤炼极了，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读他的作品，可以听到声音，扔到地上也会当当作响的。”<sup>②</sup>读经典名著有如此颖悟，方有可能孕育出

---

① 龚家宝：《高云览和〈小城春秋〉》，高迅莹编《永远的纪念》，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② 李离：《忆〈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高迅莹编《永远的纪念》，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